

十五家年譜叢書

第八冊

十五家年譜總目

卷之七

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卷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原本

新城楊希閔鐵傭節錄

宋史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

有辨見慶曆二年

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

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俸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

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

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屢曰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加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鶡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官府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

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合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

有辨見嘉祐元年

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

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甯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甯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

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嘗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

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得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

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貸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收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

以東西南北各若干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合作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

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

有辨見熙甯二年

韓琦諫

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令巽詞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

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復勸之安石不樂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安石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知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顥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

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易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尙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耶帝曰民言合而聽之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或遮宰相馬訴助役

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強辨背理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

有辨見熙甯四年

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

石謂罰輕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黥隸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事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

久困以抑兼併爾於官何利焉關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

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

此總前以韓呂爲巨室語已有辨

歐陽修

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餘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

位安石獨議定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

此後來程伊川亦以

介甫議爲是韓維司馬光議爲非有辨見治平四年

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

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

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玉

帶賜之

有辨見熙寧七年

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

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

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侂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

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
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
李士實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
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
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
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鞠之惠卿
出守陳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
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亭而其在
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
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

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聽荒甯其言夏商年所亦曰德而已

閱案觀所引嚴

恭寅畏之言則知天變不足畏之說出於仇黨影附之詞耳蔡氏於洪範傳條亦辨及之神竈言火而驗

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

不火又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士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

膳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

言則既闕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

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若新法安石曰

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卹帝曰豈若並祁寒暑雨之怨

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

取上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